

中国情诗的高峰

孙琴安

朱自清曾说：“中国缺少情诗。”此话不无道理。我们从但丁、彼特拉克、歌德、海涅、雪莱、拜伦、普希金等人的诗中，可以清晰地找到其爱情经历，发现其爱情生活的痕迹，但从屈原、陶渊明、王维、李白、杜甫等人的诗中却难以找到，即使从当代诗人艾青、臧克家、贺敬之、郭小川等人的诗中也难以发现。其造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，儒家的诗教观念也是其中之一。在“诗言志”的支配下，古代不少诗人都反对以诗言情，如清代诗坛盟主沈德潜便是其中之一，认为诗“非为艳情发也”，所以他评选《古诗源》《唐诗别裁集》《明诗别裁集》等，对于南朝《子夜歌》、李商隐《无题》、王次回《艳情诗》等一概排斥，以为“君子弗尚”，正可以看到这种偏见。

虽然《诗经》和南朝乐府诗中有不少情诗，却都是民歌。西晋张华写过《情诗》五首，那几乎都是闺情，与男女之间自由本真的热恋追慕、离别相思之情很不相同。从《古诗十九首》到《玉台新咏》，乃至《春江花月夜》，其中所谓的艳诗，几乎也都是以游子、思妇为主题的，与今人概念中的情诗仍有区别。直到崔护《题城南庄》等个别诗篇的出现，才有了今人所认为的情诗。

不过，在我数十年的古诗徜徉中，却发现了中国情诗的一个高峰，这就是从晚唐唐到南宋的宋宁宗时代，相当于公元九世纪到十二世纪。若以诗人标志，就是从元稹到陆游，历时约三百多年。这并不是耸人听闻，而是可以用大量的事实来加以佐证的。

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文人身份大写艳情诗，并形成一定风气，对后世产生

影响的，当从元稹（779—831）开始。他的《莺莺诗》《压墙花》《古艳诗》等都作于九世纪初，陈寅恪曾感慨地说：“微之以绝代之才华，抒写男女生死离别悲欢之情感，其哀艳缠绵，不仅在唐人诗中不可多见，而影响及于后来之文学者尤巨。”所以，如从男女艳情和情诗的角度来加以检讨，元稹的位置要比白居易重要得多。

与此同时，刘禹锡与白居易也写了不少情诗，如白居易的《长恨歌》、刘禹锡的《竹枝词》“杨柳青青江水平”等也都写于九世纪初。正因为有了元稹的艳情诗和刘、白开其先，才有了李商隐的无题诗、杜牧的冶游诗和韩偓的香奁诗，这些诗都以男女之间的自由追慕、爱恋、相思为主题，为唐诗增色不少，也为后来的唐彦谦、赵嘏、吴融、张泌等抒写情诗开了先河，又为词的发展铺垫了道路。

而晚唐五代词的繁兴，可说是唐诗的一种发展和变体，是诗的一个类别，却把中国的情诗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。温庭筠、韦庄在诗中言志，却在词中言情，五代文人纷纷效仿，从“花间词

人”牛峤、欧阳炯、顾夐、孙光宪、毛熙震等，到唐宋词人冯延巳、李煜等，无一例外，均在词中大写男女之情。并且还为词的言情找了一大堆理由，诸如“词本艳科”、“诗言志，词言情”、“诗庄而词媚”……所以，从“诗言志”发展到“词言情”，这是中国文人的聪明。自词崛起以后，中国的情诗都跑到词里面去了。于是，从十世纪的五代十国起，词就名正言顺地以男女艳情为主题，多写花前月下、相思爱慕、离愁别绪，就连李煜这样的一国君主，也为时尚所驱，风气所染，喜写艳情，“今宵好向郎边去……教郎恣意怜”等，虽引起后人争议，但仍被视为“词家本色”。这一风气和传统一直延续到两宋，并造就了一大批情诗高手。从以温、韦为首的花间词派，到宋代的柳永、晏殊、欧阳修、晏几道、苏轼、黄庭坚、秦观、贺铸、周邦彦、李清照、陆游等，都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真挚动人、精致优美的爱情诗篇。晏殊、欧阳修、苏轼、黄庭坚、秦观、李清照、陆游等一边在诗中言志，一边在词中大胆言情，中国古代那些脍炙人口、历代传诵的情诗名句，十之八九都集中涌现于这一时期。如果说公元九世纪的情诗名句有元稹的“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”、白居易的“在天愿作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”、刘禹锡的“花红易衰似郎意，水流无限似依愁”、李商隐的“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”等，那么到了十世纪至十二世纪，情诗名句则如百花盛开，万紫千红，如繁星丽天，熠熠生辉，如珠箔银屏，迤邐而开。“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”（柳永）、“人生自是有情痴，此恨不关风与月”（欧阳修）、“此情无计可消除，才下眉头，却上心头”（李清照）、“伤心桥上春波绿，曾是惊鸿照影来”（陆游）……诸如此类，不胜枚举。

尤为可贵的是，在这批情诗高手 中，还出现了二位更为杰出的人物，这就是晏几道（1038—1108）和秦观

（1049—1100）。晏几道虽为宰相之子，却单纯得很，对官场门槛一窍不通，兴趣全在男女之间，对已交的男朋友友忠贞不渝，被黄庭坚称为“四痴”。但他却写下了许多缠绵悱恻、令人动容的情诗名篇名句，如“琵琶弦上说相思。当时明月在，曾照彩云归。”“醉拍春衫惜旧香。天将离恨恼疏狂……相思本是无凭语，莫向花笺费泪行。”“忍泪不能歌，试托哀弦语。”“分飞后，泪痕和酒，占了双罗袖。”“佳期在，归时待把，香袖看啼红。”特别是他的“从别后，忆相逢，几回魂梦与君同。今宵剩把银缸照，犹恐相逢是梦中。”被陈延焯视为“言情之作，至斯已极！”秦观与晏几道同时，生性浪漫，因“影射苏轼”，屡遭贬滴，故放任于诗酒美女之间，大写情诗。与法国诗人兰波一样，随作随丢，却为他人所重，代代相传。如“人去空流水，花飞半掩门。乱山何处觅行云？”“相看有似梦初回，只恐又抛人去几时来。”“销魂。当此际，香篝暗解，罗带轻分。”“不忍残红犹在臂，翻疑梦里相逢。”特别是他的“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！”至今脍炙人口，简直有如忠贞爱情的格言。如果说但丁、彼特拉克是意大利情诗的杰出代表，歌德、海涅是德国情诗的杰出代表，那么李商隐、晏几道、秦观无疑是中国情诗的杰出代表。他们都出现在中国情诗的这一高峰期。

一个十分耐人寻思的现象是，中国的情诗高峰期过后，欧洲发生了文艺复兴，使诗歌从中世纪宗教神学的桎梏中走向社会、人性，涌现出但丁、乔叟、彼特拉克、莎士比亚等人创作的一系列情诗名篇，并一直延续和影响到近代的各种文学流派。所以，像元稹、李商隐、晏几道、秦观等一系列情诗名篇的涌现，不仅使中国诗歌的内容题材更为丰富，而且也为中国情诗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，铸造了一个后人难以逾越的辉煌与高度。



玉楼花似雪

(油画)

卢东明

走过东梓关

袁小樾

从富阳的新桐到东梓关是要乘渡船的。

桐洲岛四面环水，东梓关是它的一叶扁舟。

富春江是一幅画，一幅烟雨迷蒙的山水画，所以，我们会欣喜能乘船入画中。

前江古渡。岸边居然有一家三口，也在静静地等船。小女孩儿才五六岁的样子，文文气气地盯着江面发呆。看来，这对父母是有心人，在初春的时光里，带孩子来体会喧嚣中无法给予的野趣。

不知谁大吼一声，渡船喽！江对岸一艘小机动船便轻轻地晃过来了，没有很大的突突声，也没有黑烟。那父亲牵着女儿的小手登船了，这画面突然给了我一个恍惚的连接——在郁达夫的小说《东梓关》中，也有这样一个画面，主人翁文朴在母亲的督促下，到东梓关看“吐血病”，也带着这样的眼神打量富春江，打量东梓关。

据说，真实的场景是，郁达夫 36 岁时，积劳成疾得了肺病，被母亲逼着到东梓关找一位名医看病，曾在东梓关住过一个多月。

船行至江心，春雾笼盖下的富春江，江天共色，唯有两岸的民房树木，勾勒出淡雅的春色。缓缓流水被行船划出道道涟漪。

无论是郁达夫的小说还是民间传说，东梓关的渡口，都曾是那些年众多来此求医者的诺亚方舟。带着期望来，怀着喜悦回。来了，又去了。那摆渡人，应该是东梓关许家大院的三房长子，许善元。

据说许善元不仅会治疗疑难杂症，还会接生。不仅会开药方，还会写医书。当时民间流传一句话，请到许善元，死了也情愿。可见他的医术了得，威望了得。

小说中描写他的行医风格——“伏倒了头，屏绝住气息，轻一下重一下的替文朴按了约莫有三十分钟的脉，又郑重地看了一看文朴的脸色和舌苔，他却好像已经得到了把握似地欢笑了起来：‘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你这病还经得很呢！’”你说，一个病人听到这样的诊断，该有多欣喜啊。

“东梓关方圆几十里，无人不晓他的名字和医德。前来求医者络绎不绝，但凡家贫者，他均不收诊费，还要送方剂。若需贵重药剂乡间难求，他便托人从富阳或杭州购得，免费入药”——东梓关的老人这样说。

一种暖暖的民风由他这里荡漾开去，暖了生病的人，暖了东梓关，也暖了我这过路的人。

除了许善元，东梓关还有一位名医张绍富。那已经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。

在杭州，但凡有人受了骨折，一定会有人告诉他，赶快去富阳骨科，找张绍富啊！人们所说的“骨折科”，就是东梓关的安雅堂。

许善元，张绍富，还有为东梓关自费办学的许秉玉，都为东梓关竖起一块标牌，一块重情重义的标牌，一块书香传家的标牌——许十房的老六许秉玉，曾在民国初年出资五百大洋，办了一所小学，全村不论男女可免费读书。这一举措，使得这个古村里的乡民，无论老幼，罕见文盲。无论他们行医，行善，还是办学，助农。他们用毕生滋润了这块土地，他们以贤良温暖了这块小邑，让它在富春江上明媚地挺立至今。

而这船上的小姑娘，从此能记下这天和煦春风中的东梓关吗？

从新桐的俞家埠上船，到东梓关的王家埠上岸，不过一袋烟的工夫，富春江还在枯水期，江岸的堤坝袒露在春阳下，热烘烘的。

沿江岸走，不远处的路边，面对富春江，有几张大大的藤椅，此处小憩真

是妙极了。依我的想象，旅游旺季，来这里喝茶，聊天，午餐，小酌的，应该是人声鼎沸。问旁边一位摆小摊儿的老妇人，是这样的吗？她摇头。有，不多。那你们想它热闹起来吗？答曰，这样也好，这样也好。我们也可以过过自己的日子。

临告别，老妇人热情地问我，舒服吗？人少时，你可以躺下来睡一觉的。

此处近东梓关的官船埠，我想，这一带的人一定是见过大世面的，一定是做过大营生的，古渡码头嘛，是铜壶煮三江的地方。

现在，六个古渡口只留下两个了。船运渐渐被货运汽车顶岗了，古渡码头慢慢移出人们的视线，而这里的人们却并不黯然。

依然在江岸边，走着走着，一座茶楼凸显在眼前，上得二楼，茶香扑鼻，墨香扑鼻。为我们引路的柴姑娘说，这里的书差不多都是我家里带来的，都是有关东梓关的历史文化点滴，随便看。此时，我却看到了窗外的一江春水。江水被正午的阳光调理得看不出颜色，却正好衬出了岸堤边那一排杨柳。

能在这里住下就好了，我想。这是最理想的江景房啊。富春江向来是烟雨蒙蒙波澜不惊的。你可以在季节的变换中，一遍遍体味远古的情怀，感知自然的更替，享受山野的清香……这是东梓关在当下，要奉献给我们的吗？

穿过东梓关或窄或宽的街巷，就像穿过了温润敦厚的老宅堂屋，一个个东

早上起来，是个阴天。星野把我拉到窗前，指着天空说，爸爸爸爸，你看。

我说，怎么啦？

星野高兴地说，你看，乌云出来了，蓝天没有了，可以不去幼儿园啦。

吃完早饭，我拖着星野出了门。星野站在路边，双手垂地，仰头向天，张开嘴巴，哭得声嘶力竭。

哇……哇……哇……我不要去幼儿园，我不去！

有个阿姨紧张地跑过来，以为有小朋友被拐卖了。只见一无良中年男子蹲在一米远处，笑嘻嘻地换着各种角度拍照。阿姨笑了。

是亲爹，没错了。

过了一礼拜，星野喜滋滋地从幼儿园回来，爸爸爸爸，我有朋友啦。

哦，是吗？

嗯，他用力地点点头，告诉我，他的朋友叫安吉拉，是个女生……

星野不再抗拒去幼儿园。每当他想赖床，或者吃早饭磨蹭时，我就在他耳边轻声地说，安吉拉已经在等你啦。

他俩一起做操，一起玩汽车游戏，一起跳兔子舞，一起搭拼图，一起吃点心，一起睡午觉。放学路上，还要手拉手走上一段，然后郑重地挥手告别。

邻居阿姨打趣，星野，你的小女朋友呢？

我总是笑笑说，哪里哪里，人家就是好朋友啦。

安吉拉是星野人生的第一个好朋友，恰好这个朋友是个女生。

仅此而已。

不多久，星野就感冒了，大概小朋友都有这个过程吧。这下子，无论有没有蓝天，星野都不用去幼儿园了，他每天在家里玩小汽车，翻图画书，看小猪佩奇，像个慵懒的王爷。可星野一点都高兴不起来。他缠着我，爸爸，你可以带我去幼儿园门口吗？我看一眼就回来。

可以是可以……可是，为什么呢？

我去看看安吉拉乖不乖。

好不容易等感冒好了，星野欢天喜地穿好外套，背上心爱的恐龙书包，一溜小跑去了幼儿园。下午接他时，只见他一脸垂头丧气。

怎么啦，跟小朋友吵架啦？

他哭丧着脸，安吉拉没来，老师说她也感冒了，呜呜……

路明

一天晚上，星野神秘兮兮地告诉我，今天安吉拉被小张老师批评啦。

为什么呢？

因为她睡觉的时候一直在说话，一点也不乖。星野神气地讲。

哦，那你呢？

他有点心虚，我……我可没有……

小张老师刚跟我告过状，说星野不好好午睡，一直跟邻铺的小女孩讲话，直到一人挨了一记屁股。

安吉拉爸爸告诉我，安吉拉的奶奶生病了，这一阵子没办法再带她。所以，只能送安吉拉去外公外婆家，上那里的幼儿园。

一连好几天，我看着星野欢天喜地去幼儿园，到了下午，闷闷不乐地回来。

他认识了新的朋友，牛牛、蔬菜、大头和艾米丽。他向我汇报幼儿园每天发生的事；艾米丽跟牛牛打架，牛牛打不过，哭了鼻子；大头喝牛奶洒了一地；蔬菜嗯嗯嗯在了裤子上，大家都被臭跑了……星野皱起眉头，手在鼻子前拼命地扇，就像真的闻到了臭味一样。

一个月过去，又一个月过去……快半年了，没听他再提起安吉拉。

专家们说，小朋友的大脑皮层飞速地发育，每天都生长出无数的神经元，新的记忆覆盖旧的。所以我们都不太记得小时候的事。我想，这也是人生的必修课吧。星野也一样，他会在等待中慢慢学会失望，在想念中渐渐学会忘记。

一个礼拜六，我跟朋友约定，带各自小朋友出来玩。朋友的女儿叫缓缓，比星野大一岁，又活泼又好看。我们去了世纪公园，两个小朋友忙着搭帐篷，划船，踢球，跟在遥控汽车后面跑，疯了一整天。

回家路上，我问星野，缓缓小姐姐好不好？

星野点点头，说好。

那缓缓小姐姐是你的好朋友吗？他坚决地摇头，说不是。

为什么呢？

星野说，我的好朋友叫安吉拉。回到家，我给安吉拉爸爸发微信，说明天是礼拜天，两个小朋友很久没见了，要不带他们出来玩吧。

安吉拉爸爸说，好啊好啊，安吉拉也一直念叨呢，说不知道路星野睡午觉乖不乖。

我叫星野，过来。

他屁颠屁颠地跑过来。

我说，星野，我们来许愿吧。

他歪着头问，什么是许愿？

就是闭上眼睛，用力地想，想你希望见到的人。我说，认真的许愿，会实现。

星野用力地闭上眼睛，嘴巴念念有词。星野妈妈坐在一旁，悄悄擦了擦眼角。

“文汇报”
微信二维码